



法苑珠林卷第八

光祿大夫上柱國太子少傅澶淵晁迥

○圓覺經中所說禪觀法門粲然該備吾今約已隨宜決擇其一以為入道之權輿威德章中說三種觀門今取其三觀之初者經云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發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其次辨音章中說二十五種清淨定輪今亦取其二十五輪之初者經云唯取極靜由靜力故永斷煩惱究竟成就不起于

坐便入涅槃此名單修奢摩他子詳二說其理一也
予愛所言不起于坐便入涅槃可以且從此去禪源
都序有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正是此矣
常用恬愉養天和以適性密扣真寂乘佛理以御心殊
勝法門吾從此入

身居一室安之則具足逍遙身也心住一境安之則具
足禪定心也身心俱安動靜相養宴息法空之坐優
游自得之場今我能然云何不樂

智曉了性真純學澄凝成證應自立此意如貫四珠委
細名理分配收攝用為法要復何以加

儒家之言率性道家之言養神禪家之言修心其理一
也何煩諍論

昔魏太祖曹操嘗謂蜀先主劉備曰天下英雄唯使君
與操耳予以為此乃世間之事也固不足云若有言
天下大達唯君與我此乃出世之事也何以超此未
知有人言之乎

真學之士若能順天和以調息乘佛理以御心亦可目
之曰調御丈夫矣大雄氏則調御法中大調御可專
之曰大調御丈夫矣

夫能堅固金石之志詳求寶玉之書窮盡天人之理有

此三善可無愧於心矣

有以佛書為寶
書道書為玉書

予今於圓覺經普賢章辨音章共采四句凡十六字各為一法約已足用文簡理備可即時而行自以意求無煩筆解其語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不起于坐便入涅槃

羣誣誣而趣死獨熙熙而養生智識之殊天壤斯絕不可說莫能知莊生至樂之言信乎自得而已

情因事觸未能不動當使情之所動動如電光光即時一滅動之所應應如谷響響即時絕動情應觸如斯而已如斯之善已為難得若能如蘇迷盧山八風不動

此則卓爾絕倫矣

心歸妙理學西域之無生迹避畏途得南華之至樂

二殊勝復何加焉

似動不動真人深深之息似用不用如來空空之心息相依息調心淨混融純熟名曰精條

真隱之深者身心俱隱身隱之深則人倫不能見其迹心隱之深則鬼神不能察其意陶然得天和煦然與道合我願如此孰知之耶

夫達士者不入智籠異羣愚也獨扣道樞知所歸也窮當益堅勇於拔俗老當益壯勤於行道具四奇節執

能北方我願師之庶幾踵武

禪源所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者予因解之云不拘莊
判之多少不擇處所之喧靜但能攝念安心皆是禪
功分限

雅善之名雖有百分之一亦勝於無何謂也夫鄭衛之
聲曲將終而奏雅猶勝於終不奏雅姦慝之人命將
終而言善猶勝於終不言善

一氣散結而為身一靈分宅而為神神身合而為人人
所起而為事事相續而為世世事無窮紛紜其中種
種不可說一一旋成空唯有萬一真知獨能和而不

○補利是外貪愛者不能鑿戒而知止足則不免事有變
衰之禍患恩情是內貪愛者不能覺了而求出離則
不免身有生化之輪環迷悟兩端有直有枉迷則天
壤悟則反掌

天地中萬物人倫中萬情世界中萬事吾以道眼觀之
無不知其大槩種種是常何煩分別

吾自諦思黑業殆盡白業增多唯未到無業有覺之深
深處若能到此吾道成矣

予自思即今常修三無漏學粗得百分之一焉何謂也

奉焚課小法又問日食素慾念室欲應日損之師以
此為戒學隨時隨處息業養神以此為定學得經論
智因以文章為佛事命筆立言多明觀照之理以此
為慧學

清曠域逍遙遊外境殊勝避世高士知之華嚴法界金
剛淨土內境殊勝出世大士知之知之行之而能深
入造極者不可及也

諦觀人世身有病健勞逸心有憂喜苦樂事有吉凶成
敗相忝混然大槩如此若能推理安常亦是達人之
一法耳

夫鯽生不可與議遠圖曲士不可與談大道故予塊然
獨處聊以自娛妍味典墳師友聖賢而已

經教中說四大之四色為四地六根之六入為六賊身
心為幻垢附離真性統名曰我其理如此而於此外
悠悠更欲求備如意不亦踈乎不亦過乎

自古聖賢發大菩提心學大調御法成大涅槃果彼安
能說俗安能知嘿然自得而已

經教中所說住心一境名為具足禪定心予曰自言存
心衆妙名為具足智慧心又有所說繫心一緣以習
定如發箭也發多則中多久久而箭箭不失予因

言遊心萬法以增慧如分燈也分多則明多久久而
燈燈無盡推類適變伊予能然

吾諦觀人心於世間法不及於情者大約言萬數於出
世法不及於性者又巨萬數噫吾誰與言

自省吾心而有三寡剛而寡欲不由勢利之徑訥而寡
辭不接游戲之談介而寡合不須友汎之交三者無
相妨自便於從道

在之身慶大幸而康健未來之性願隔生而誠明世
所圖非吾願也

存易以隱裝衣冠甚偉挂車不出讀書自娛絕無榮

利之心洞究正真之道此唯自得何必人知

予有二不求六自覺名不求虛榮利不求太盈修身自
覺輕澄心自覺明調氣自覺清為文自覺精願行自
覺平學道自覺生去彼取此莫之與京

人人各有四因緣蓋起於身心事世者也自止三教由
於已最下之一則不然何謂也身可使無侵損心可
使無惑亂事可使無繫縛此皆由已者也其唯衆共
成世有可安之理則不由已此固無可奈何而三者
由已亦窄能自保有之噫人之大迷也如此何必言

書然後乃知而未嘗見人言及於此

予嘗內思自壯及老志辭權利懼貽冰炭之懷欲寡於邪免罹針艾之苦率由己見不俟他言

列子第七揚朱篇第四葉有注云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予愛其語可以銷憂釋結予當奉持又能不失中正者也

三歸五戒初法其師出以律四諦六度終濟於曲盡其妙此從方便門漸進修行路

吾嘗究觀人世大情於其稟賦有限光景之中志在求取無窮愛欲之事者萬萬皆然萬中有一自保天均

不致大患者已為明哲若又能別得悟入之理此則巨萬中或有一人乃希世絕倫者也衆人不可得而知之而此人亦不可得自言之耳

予以觀書得意聊舉三家之所宗孔氏之書云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以名為宗不顧其身者也老氏之書云名與身孰親此以身為宗不顧其名者也釋氏之書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此以性為宗不顧其名與身者也源流寔繁難以廣記而僞言之爾予自引年退居日用有定酒藥隨宜扶衰養疾身心隨時息緣及照以經論為智地以文章為佛事止此四

者餘無所云

夫學道入理之心有如翔禽度空而不留跡又如閑雲
出岫而不著物經教中所說無住法門無礙法門其
自在也如此復何疑乎

處世之道亞聖鄰於至聖出世之道等覺鄰於妙覺唯
變所適始可與言道已矣

予退居養老有清遐高潔之意恬和適悅之味殊勝超
絕之志自知而已

予所見所感所願不求名譽福報若其理有如影響自

應應於予予所貪也

予承多士美談見雅清健自詳內典所說似得輕安只

此清健輕安不羨華腴充盛

自念退身漸老脫俗殊無所圖無所拘不好園基不

好呼盧立法之言信筆書服藥之酒斷新沽日得新

新經論智知有孤雄大丈夫

自覺隨宜真應之兆久聞靈響清徹透三靜閑未得心

華叢明照十方刹此善境界鄰妙吉祥

吾志在圓覺經得普眼上根之觀門行在楞嚴經得觀

音入流之法要姑務相濟積習勝緣

新健中正予取章編之言以為定觀鍊薰修予取具典

言以為慧大槩如此餘自詳求之也

要修法門次第有四智觀道斷志守力行此但開端詳
求在已或該已錄意熟增深

齊心釋累予取後漢書息業養神予取禪源序二句足
矣用不必多

齊心不動坐圓覺道場權實會歸入法華三昧從吾所
好何必求人

予思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之壁上有題詩云猛風
一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審

何人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
矣

解脫三門見空虛而有覺涅槃一路云寂滅以無餘廣
說異端吾不取也

偉茲靈響發我天機乘妙妙之聞心入如如之成相欽
哉瑞應蔚為道師

人之多欲三聖同誠周易損卦云懲忿窒欲老子道經
云少私寡欲釋氏涅槃經云離於愛欲垂訓并著豈

合縱心

言行動天地儒教之極致也此法有為寂照含虛空佛
理之極致也此法無為二法俱正其用則別

人間有畏途內外共二皆速死之地也舉世誣誣然起之而不能避安知有一路涅槃門乎苟聞斯言大咲者多矣

南史中有說梁時劉歊者幼敏特高長而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學道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彈指而去尋之莫知其所予因追師獨斲其理夫人分段之身乃一幻累之蘊耳此人能破之而出所謂有自然智破無明殼超於天人者也豈世網之可嬰乎

孔子學禮辨其俎豆之名品此則典儀之職也孔子積易演其卜筮之象數此則執藝之職也孔子所學此有司之職乃是體大而不失其正者耳若以妙道超乎形器之上出乎言意之表固不可同日而論也而輒問禮於老聃故老聃荅以他辭形于教誡而孔子遽有猶龍之歎焉是知宣尼主善為師聞義則服有如此者

○予別得一對治之法矣言簡意備可以足用先思已之切於身心次及庶事之不如意者摠名為苦而庶觀甚於已者至多又思已之切於身心次及庶事之得如意者摠名為樂而庶觀不及已者亦至多夫如是

以已方人有何不足

予惜暮年壯心不已所修功德頗異於常作不退輪銘
且志之於已而勿失自警策於胸中作無盡燈頌又
傳之於人而漸多期照耀於天下自覺有利覺他利
他言念此生不為虛過

南史內有說梁劉歊志行甚高奇嘗有異人謂歊曰君
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于慨然慕之而志氣雄偉頭起
造化抗心希古唯力是視

諦思人倫自凡及聖分為四種知見大唯會所歆都無
覺悟此是凡夫知見起心有覺有昏然擊于小法或

沈空住寂此是小乘知見夫傑出此類而不落小乘
二邊獨得中道此是大乘知見雖得中道亦不住於
相此是上乘知見出此四等之外更有上上乘知見
無不了知不可以限量對待為比而妙覺周圓此是
佛之知見

南華之書有說逍遙遊蓋明大小雖殊而能隨已自足
不越涯分而過貪西域之書有說解脫門蓋明次第
皆空而能見理無著免羅虛幻之所縛誓將乘逍遙
遊入解脫門予苟能然豈有不當二教參用有何相
違

士若宿植善根將成勝果練一心之凝寂期五眼之圓明馭不退輪行無上道有如此者何以加焉

予之引退志本真純三徑就荒願無客到五穀先饋常畏人知自然而然不可致詰

今得自生巧慧事甚近而意甚新夫化導於人猶為種種方便而况於己豈不能然此又迷而忽悟者也

自今或植一切不如意事當即時而先覺屹然不動在我而已苟不能然於己何益

禮民成俗之學儒門之事也長生久視之道道門之事也清心釋累之訓佛門之事也予以此三事為貴名

實而實異者也

學偶得一論一經之中四字各一句采而合之以為道家心體之四相苟或能然何須廣求入理之法坐忘

論云心安而虛南華經云水靜猶明予謂但令心體安虛靜明即是真人至人爾忽自追省曾作靜深生

四妙詞其序具述靜中生四妙謂安虛明樂是也今之所說該涉其四矣且表志趣純深自然暗合故不

避重複而書

著人功名富貴如唐之裴度郭子儀我不愛之若有人琢磨道德師友造化合于天倫名出世人我愛之

天寶元年

重之願以至誠效之

持金剛經者若有人了知住無所住心得無所得法者
此名慧業若有人日積課誦之功希求豐報之利者
此名福業二者相去絕遠如霄壤矣

周易云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老子
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又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涅
槃經云於世間中得名聖者少欲知足亦名清淨夫
如是則三教之書有何相戾勸戒之道有何不同讀
書之人何不聽信

寶積經云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涅槃經云如空野象獨
一無侶予因思之人士智力如大龍獨象奇特超絕
也如此若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難乎

定如磐石不動也慧如珠明圓照也定慧相合體用兼
一矣到此體用何必多談

若有人於世間法中不嬰於網罟不犯於鎧斧於出世
間法中知出世之道路見入理之門戶如是之人可
謂獨步我自思之誰將晤語

予嘗作願成四勝深心偈云豁然悟空了然見性寧然
不動寂然無思今又以此四句偈自為已說用之為
法要焉豁然悟空者照破幻蘊情累不番苦惱也了

然見性者洞曉相續有情都是一真法界也凝然不動者任其外緣所觸如八風之吹妙高山也寂然無思者如晏海澄湛絕識浪之騰躍也四法純熟其利甚博

古人古事過去空今人今事即今空未來人事決定空不悟則已既深悟之豈可於此大虛空幻妄之中一執為有法執之為有則有礙有礙則有害視之為空則無礙無礙則無害以理斷之何者為勝苟不見此理何以得為上上智苟不能以理奪情於已何益又何以得為大丈夫哉行之由已何必求人

動搖支體無積滯之氣融練情性無結閼之念修行之

要最為親切予老年所學如此

儒門中所尊推之曰龍周易云龍德而隱者也道門中所尊亦推之曰龍史記孔子曰老子其猶龍耶釋門中所尊亦推之曰龍寶積經中稱述無生大士云猶如大龍所作已辦予因思凡諸俊彥有以人龍士龍自負者一何容易哉

吾今佚老自謂方知身心世洞見大空佛道儒會歸真理浩然氣暢但保太和之和油然心新當成至樂之樂以茲度日豈曰虛生

志於道者必在乎抗心希古雄節邁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脫落儔侶如獨象之絕群超騰風雲如大龍之辦事噫我有此願而世無同人

才智為佛事文殊之法門也行實為佛事普賢之法門也聲譽為佛事觀音之法門也求自然智唯變所適吾能獨斷何必諮詢

慧可初師事達摩告其師曰我心不安達摩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曰我心不可得達摩曰吾與汝安心訖子謂人之心也若此其身乃是至真至親之處然亦無物可况乎虛名至假至昧而乃自矜其有不亦

謬哉設有入曰我得好官予當告之曰將官來與汝看彼或曰我官衆緣所成強名曰官亦如數輿無與不可得取而看之也予當答曰吾與汝看官訖

予因沈覽諸書又得三種之師尚書云主善為師夫宏達之士不當止學一先生之言凡有一善皆能師之則其智廣矣又列子云子列子師壺丘子林注云日換之師老子云為道日損夫人若能知非改過日思減損有去非之善居無過之地乃幾於道也又唐賢白樂天有詩云澹然無他念虛靜是吾師莊子云唯道集虛老子云歸根曰靜夫人若能虛靜其心則於

道最為親切此三種理有淺深俱為入道之門故予
采而師之

彌陀之淨土法華之化城權教也漸教也金剛之無所
住心圓覺之普眼觀門實教也頓教也看內典者當
如是戒

吾於二教之書各得法要之一老氏之書云深根固蒂
此乃長生之法也釋氏之書所云息緣反照此乃無
生之法也名相之談不煩多取

予自視所履進退不失其正應儒教之宗旨也動靜之
養其命應道教之宗旨也定慧均適其性應釋教之

宗旨也合三善之法奉今一報之身與衆不同於
已有得

三獸濟渡壯獨象之絕流四果超升嘉大龍之辦事甘
從曲士見誚迦談

入道之要先戒嗜欲吾口不恣其所嗜得老氏之旨淡
乎無味心不恣其所欲得大易之旨寂然不動能戒
嗜欲故幾於道

予素愛重唐圭峯禪師宗密所述法要之書尤為詳備
竊心師之久矣天聖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忽夢見一
老僧或云此即密公也予乃再拜稽首自叙宿昔歸

依之志云弟子幼不狎好弄之侶長不學無益之藝
唯於妙道又番深意夙以禪德願為門人嚮餅洗鉢
服勤問法而已公亦有答見器之深而不一一記省
其語寤而思之雖知因心成夢固當然歟亦喜妙事
同符斯可見矣

中觀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予自別有語云因
果所成法我既不是空何以故予謂善惡真妄皆有
報應故不為空也然而善惡真妄其理不同夫人心
之根本為因心之所起為緣也所成為果也當知
惡緣妄緣可以除去有如左氏之語云無使滋蔓蔓

難圖也善緣真緣可以封植有如白公之詩云前歲
種桃核今歲為花樹其理決然耳智人宜乎詳擇之
也

自古以駕馭英雄乃威柄之極致莊子之師友造化在
人倫而何如超絕卓然殊非擬議

威儀動止有節身隨宜也收合凝融有叙心隨宜也飲
啜服餌有法物隨宜也詳擇應順有理事隨宜也我
身之四隨宜日用人不知

設使絕倫才逸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何如出世道高推
凡之為法中大調御

凡夫之心動而昏聖人之心靜而明深智之士志於道者詳究此言足用矣

身世二事罕有悟者世有世網之患難身有身蘊之苦厄二俱出離方名解脫

季子觀樂觀諸國之樂知其各有興衰此外事也予之觀音觀獨聞之音知其最為殊勝此內事也觀音之名亦非無謂

予於世間法本以薄藝自結人主未嘗依權倖而苟進也於出世間法亦思以至誠合天道未嘗信巫祝之妄求也自然而然無助我者

○ 迷人既貪存日虛榮虛利此乃有中之空也又貪歿後虛名虛飾此乃空中之空也皆由自執為我不悟我是虛妄幻累之根本孰能思之

○ 予覽唐書文苑傳云司空圖退居中條山別墅自稱耐辱居士予因思佛法中有六度而忍辱是其一耐辱即忍辱之義也夫如是則釋迦文曾為忍辱仙人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噫言之斯無難唯受辱俾如流是唯難哉經教中謂能忍者名為有力大人予獨斷其理夫人不能忍者則有惡事發作譬如暴風起濤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如沸湯沃雪

不暫停番圖若誠如所稱予謂耐忍辱居士便是有力大人

學法之要見性居先概舉大端諦觀可曉佛經云非幻不滅道經云其精甚真難遇至人款談妙理

老莊道奧既見其清虛能秀禪宗又知其頓漸晚年真學自顧多然

天時人事物理道樞舉四大端該括盡矣予於四者靡不經心銳意詳求悉見崖略撫已自得豈曰虛生卜

此談交罕逢深契

予讀圓覺經愛普眼觀世無礙頓悟經愛普

厭食飲

既行智力相資若夫優劣隔求而趣是吾心也

云難知之

自思性分稍應佛書引車避仇得須菩提無諍三昧忘

言合意入維摩詰不二法門竊莫消塵積成海岳是

於妙道粗結勝緣

隋珠彈雀荆玉抵鵠外物也人猶惜其所失而况精神

內寶也棄而不收過求虛冗之榮利者吾惜之深也

禪心之體不可不住不可有住常住乎無所住之住金

剛經云應生無所住心坐忘論樞翼云不依一物而

心常住是也若住此住安穩深固可以到自覺聖智

境界之處此其大略也至要也

出是非域見莊子之道樞破煩惱賊用維摩之慧劍學也如此人其何謂

徐寅律賦體格浮華內有可采子亦收之有賦述神僊之道約略記其大意明乎道不易致其語有云上不在天不可以翼翥下不在地不可以身到不在乎近不可以耳目審不在乎遠不可以車馬造又有云在乎破塵網清心源出嗜欲之千里入希夷之一門予亦以為然

禮記有云七歲曰悼八十九十曰耄悼與耄雖有罪而不加刑予今年八十矣因而自思非但不作世間有刑之罪又歎力學出世間無為之道以此比方怡然自是

吾老矣自設常用疾力之法譬如金鐵之器可以速辦湯飲者名曰急湏子是也今自約於其四威儀中不管情境之順違不管晷刻之多少且即時而入至人無何有之鄉放懷而遊不計近遠又即時而泛如來大寂滅之海冥神而涉不計淺深量收功用此法定矣禪源都序云隨時隨處息業養神正是此也所宜罷諸演說之煩爾

子以文章為佛事者自然道心好陳法要非世間之隨
順也又以音聲為佛事者自然靈響暗資法樂非耳
外之鏗鏘也言念勝因何求益友

予記得齊已詩句云心清檻底瀟湘月骨冷禪中太華
秋又記得似是陳陶詩句云高僧示我真隱心月在
中峰崑洪井予愛誦之令人氣格爽拔

夫人生之所值遇者大概凡有四種焉世運之治亂事
理之順違氣質之盛衰情意之苦樂皆有勢數而不
能出矣唯有大覺力聖人至明至勇鍊成不二性還
源深固者獨能出之予所見如此復與誰言

覺後普眼觀門被上根而如來告普眼菩薩言

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
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眾宴坐靜室予詳真學當從
此始夫安處徒眾則非吾事所云堅持禁戒寔資外
禪又云宴坐靜室最為要切維摩經云不於三界現
身意是為宴坐予嘗擬之而言云不令 事擬方寸
是為虛室然而此皆言其臻極之理必未能爾自思
力量且宜從漸雖不及苾芻受具足戒且以嚴持小
法檢迹正儀可也雖未能頓虛方寸之地以為吉祥
之室且虛方丈之室專於靜居可也吾之老年屬意

如此

學而欲求外事者唯恐人不知欲求內事者唯恐人知之吾有此言已泄天機

諦觀貪欲有二大患固權寵而觸禍機飾私邪而涉畏途知之善避百無一二古今之大情也如是

嘗謂暮年急於無學之學不必須俟從容固當隨時抖擻一切塵念冥心絕境便是入至人無何有之鄉泛泛如來大寂滅之海此但至小至淺者也古德所言之此乃是至大全深者也

服藥學粉不如我自得法門甘露味之妙也聽清商樂不如我獨聞性域天籟音之和也五鼓夢迴聰警甚樂福會靈應超然絕倫

習定如習射射多則中多中多則今寸無失如此則定心熟矣益慧如益燈燈多則明多明則毫芒必照如此則慧心廣矣非曰狂言悉因經據吾求自然智切問近思唯變所適他皆倣此

儒家之文雅道家之清淨禪家之宴寂吾登耄耋之年彌加樂款之意自喜性習之天然也如此

左氏春秋有語曰老將智而耄及之予今年登八旬而演法成文其意無盡常患才多以為增上緣然而年

及耄而智日新度越古人亦足自慶即非妄有矜伐也加以壽康給足似續蕃衍使我勝修益壯耳予讀楞嚴經知動靜不生之相讀圓覺經見理事無礙之門非止讀經而皆得法

予讀類書有云隋時高潔之士張文誦博覽文籍以灌困為業州郡類舉皆不應也以其貧素而賑給之又輒辭不受每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予見古人之行如此因而省已夫服勞有養自免學老圃之事賜祿足用豈待致公家之卹年登大耋精爽言品象超於先賢固當激勵志節亦加先賢一等今不復修飾更求虛名且歎曰老冉冉而已至惜涉道之未深爾

○予自冠及耄好讀書未省一日而廢棄亦既大耋尤嗜竺墳酷信所說行之因報如影響不差慨然有挺拔出塵之想猶患前言博而寡要因為四字六句以定積習之法自曉而已其語云知幻識真去邪住正真心攝念入流聞和不失不勞法要盡矣

○人倫有三大苦未見有丁寧形言而戒懼者仕宦之間暗觸禍机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環之中枉入諸趣夫第一第二之苦可以目覩第三之苦可以心知若

能嚴持至行善避此苦者其唯有智力大入乎
人之所惜愈增愈疎予之所惜愈減愈親智者可以意
取予不能以言陳

離名相精真體用難為力致不思議解脫境界率由神
會故惟道侶非尚談交

時君御極舊有至言書云任賢勿貳去邪無疑予因思
之法王御心亦復如是依華嚴經信用普賢依楞嚴
經勿受群邪是也

大道人事物理動息各有自然時數若能洞曉臻極而
無蒂芥於胸中者可推之曰賢哉大丈夫

祿位神物也求者不可得有有者不可得守守者不可
得又所以然者不知其道也抑亦數有定分也

心之所起念念名為塵垢念之所屬事事名為夢幻當
如是觀如是斷勿復分別牽纏

大千沙界尚為空裏之空名鉅萬金錢固是末中之末
事非上上智無了了心

我自得二大觀法門觀一切動植之形來觸目者悉謂
之夢幻觀一切差別之情來觸心者悉謂之魔賊此
二者事類繁細不可件析從無始以來與我為仇敵
非我獨然而人皆然非止於今已往未來無窮亦皆

然我知之矣彼來觸我我當觀之令精審而不迷練
之令純熟而不動難則至難未必能爾然比夫全不
知觀練者則殊矣

我視富貴如秋風之過如浮雲之變視身世如幻化之
相如夢想之狀是故我心無所住而住亦不見其無
所住之住

吾晚年之學住無所住故不為住修無所修故不為修
得無所得故不為得說不可說所以無說是故徑荒
交絕介然自守而已

吾嘗諦觀多士求其傑出者乃博聞強記洪華嚴漢學

洞天人之際才堪將相之科根器得中或有之矣必
要中根以上自然智生知高蹈之大方見還源之妙
性超出世表卓然獨存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莊子外篇有虛緣葆真之說圓覺經普眼章有理事無
礙法門予嘗窺觀其體一也夫順緣而不失真與應
事而不妨理有何差別宏遠之士適變會同固當如
此若偏執一家之言而意成隔閡者非也

南華之經有所評品謂之蔽蒙之民倒置之民天之戮
民于歎士大夫為何不知此言可愧可畏又西域之
經有所尊獎謂之開士大士無上士為何不知此言

可貴可愛而但蠢蠢然紛紛然與萬物同化滅歟何為哉

夫聖人作易窮神知化窮理盡性此乃數術之大者也
數術雖大而有限量惟世雄妙覺之理不可以數術
窮之獨出限量之外固非偏見孤說角其勝負者也
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下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子因續之以言云我願於造次顛沛之際逆情乖意
之時亦不失安然而住

乘集內典四句以明已意云宴坐靜室冥神絕境凡所
有相夢幻泡影

道家之言虛無但得其體佛教之言寂照體用兼備
學之流所宜具此知見分其半消

清心釋累姑務息緣澄神定靈居常宴坐用之不廢
如予何

儒書之要仁與義道書之要恬養智佛書之要定生
兼而有之廣大悉備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
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從染指之歆大率如此
煩具陳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乃釋教所說一真法

是也周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乃釋教所說
有從一真起滅名為生死隨其因報輪環各入諸趣
是也若非大和會不凝滯何以到窮理盡性之度不
以時刻之少多處所之喧靜情境之違順冥心息念
常存摠持

夫道家法要氣為元也調柔順適自覺氣之和禪家法
要性為宗也空明洞徹自覺性之靈二法相符其妙
盡矣

多藏厚亡不如積而能散高位疾顛不如卑以自牧
是以古人有言富不以負責不如賤者識之深者也

內學之人但依道家派所說真人至人體純素之理禪
家派所說大乘上乘入空妙之法協用臻極誰窮智
力

修證儀中已說須具五緣予嘗思之尚未該備今自立
一說須具四緣第一具心緣深信樂欲此為根本其
次具身緣無諸疾瘴事役其次具資緣有物足用有
人善奉其次具世緣運歷平寧是也最先由已次第
委命

予愛經教中所言棲心聖境冥心絕境安住妙境若能
知而密契語嘿一致其要備矣何假外求於人

予讀經得楞嚴圓通法門圓覺無礙法門維摩不二法
門與夫誦其經而籍其數者異矣

學道者但得寐無夢而寤無憂譽不喜而毀不怒脗色
空而如一即動靜而皆如練此純深其道成矣

歸心聖境上有古先生藏事私庭下有隸子弟吾之慶
幸灼然若多

圓覺經中叙普眼之觀重重是幻冲虛經中辨爭處之
訟重重是夢是知即今之我是幻也即我之所是夢
也見此大空已是真智猶名半智又此普眼章中言
非幻不滅如老子云其精甚真此則不空若能洞曉

非空非不空超絕混融方名全智

予已大耄之年矣尚多游心文章愈愛體勢混融格力
雄重才學典雅語句清拔內視靈府殊未有昏濁之
狀

法華之悟入圓覺之隨順吾思詳練兼該以盡致力之
妙斯亦無得之得

信正說作正觀志在超絕洞曉無為之理者名為達道
信邪說作邪觀志在貪得增上有為之事者名為佞
佛此二人心霄壤殊致

予好看內典若要學出世聖人圓寂妙湛之心固不可

及然而觀練增添了達世間之幻妄銷去胃中之蒂芥比不知者亦獲法利萬分之一也

人所愛歆大率有二有聲無形謂之名或物或事謂之利殊勝反是亦有其二美善自得謂之德美善可蹈謂之道條目繁細此舉宏綱

前輩有詩句云兩輪日月般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有以見是非之類多也如此今人著文褒貶古人以為論有以見是非之有餘也又如此故莊生之書以環中之空為道樞釋氏之書以心言路絕名曰不可思議解脫真學之士若不到此則其言意未有休歇之

地

真學之士且能言不出是非色不形喜愠意不存愛憎積習純深亦不易得

寂然不動定體也志以道寧油然而生慧用也心華發月昆而為一何慮何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為因地感物而動性之歆也此為緣起息緣反照是為要妙

一真法界本自常然三世妄心了不可得

始覺之覺名曰聖胎難忍能忍謂之有力大人觀練交深所作辨矣

予讀類書相術門有說唐時事初高智周來濟郝處俊
孫處約同遊寓于揚州而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
之嘗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此四人皆宰相也來公
早貴而末途此躓高公晚達而最為壽考夫速登者
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而濟等皆如所言又有
說五代周時趙匡胤世為星官仍於袁許之鑿長於
氣色清泰未廷入待詔內庭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
行琦從容密語國家運祚廷入曰來年厄會之期俟
過別論琦數語不已廷入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
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何際會諸公罕有卓絕
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儲尋而晉高祖入洛予因
思藝術之士亦如此言是知天時人事必以理道居
先耳

維摩經疏中有說云文字般若謂名句文三者平頭般
若故又圓覺道場修證儀中說修行初地得經綸智
子因自思好看佛書道書得意著文亦不失學法之
巧慧耳

嗜嗜於道談乎無味之味也獨聞其和天然無聲之聲
也有如此者名決定相

不與驕餌則免五鼎之烹不入智籠則免四隅之觸古

人高蹈肥遯其見如此若復別得妙道何以加焉
學仙至要無越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安養神氣自求
獨善之利學禪至要無越於定慧相合合而後明化
導生靈曲成兼濟之名其意則已備矣其言則無窮
也

予讀內外經典咸有所得讀法華經信入佛知見為大
事所以依正覺觀其妙不使心昏迷讀周易信象以
養正為聖功所以履正道晦其迹不求人見知協用
交濟何往弗宜

內學之士智明而無為行於王道者是也識暗而有作
行於邪道者非也夫率如此法門樞要

灑雪靈明之心道可致也固存幻化之身道所寄也素
制重複之緣道有累也於此觀練尤宜純熟

象以正功乃聖其直貫天必無愆應晦而明用乃靈其
照對物必無遁形我如是言亦不立名

今采經錄之語配為四句諸幻盡滅覺心不動照體獨
立物我皆如法相及此吾道成矣

儒家燕居閑暇和舒顯放懷之容止禪家宴坐澄
寂晦入道之指歸理有淺深說難窮盡

道書言真人至人佛書言大乘最上乘者其理大同小

異若執所說則難為和會

凡一百八十一章

法苑珠金錄卷第八



